

嚴譯名著叢刊

羣己權界論

穆勒原著
嚴復譯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嚴譯名著叢刊例言

一 嚴幾道先生所譯各書，向由本館出版，久已風行海內，茲特重加排印，彙成一套，並將嚴先生之譯著，向由他處出版者，亦徵得原出版處同意，一律加入，以臻完備。並精校精印，版式一律，既易購置，尤便收藏。

二 本叢刊共分八種，乃輯合嚴先生所翻譯之著作而成，至嚴先生之著作，不屬於譯本之內者，均未輯入。

三 嚴先生之譯名，爲力求典雅故，多爲讀者所不能明瞭，且與近日流行之譯名不盡同，本叢刊在每冊之末，均附有譯名對照表，一面將原文列出，一面將近日流行之名詞，附列於後，使讀者易於明瞭。

四 凡書中所引之人名地名，均分別註明，以便讀者易於查考。

五 書中各名詞之用音譯者，則將其原文引出，以便讀者知其音譯之本字爲何。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謹識

譯者序

嚴子曰。嗚呼。揚子雲其知之矣。故法言曰。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十稔之間。吾國考西政者日益衆。於是自繇之說常聞於士大夫。顧竺舊者既驚怖其言。目爲洪水猛獸之邪說。喜新者又恣肆泛濫。蕩然不得其義之所歸。以二者之皆譏。則取舊譯英人穆勒氏書。顏曰羣己權界論。畀手民印版以行於世。夫自繇之說多矣。非穆勒氏是篇所能盡也。雖然。學者必明乎己與羣之權界。而後自繇之說乃可用耳。是爲序。

穆勒原自序

以伉儷而兼師友於真理要道有高識遐情足以激發吾之志氣其契合印可爲吾勞莫大之報酬其於是篇也吾實爲所感而後作是最精之義吾與彼共之吾乃今以是長供養此寶愛悲傷之舊影而已蓋是之爲書猶吾平生他所纂述者曰吾作可也曰吾妻之作亦可也曩凡成書爲吾妻所覆審者其受益恆不可計量今茲吾妻不及見其成故獲此益甚寡此中要義凡欲得其揚權者今此已無則此書之不幸也嗚呼洪思尊感永闕幽宅使不佞能哀其半以傳諸人間將較自爲紬寫其無所根觸扶翊於斯人不可跂及之神智者其爲有饌人羣乃真不可量爾

目錄

首篇	引論	一
篇二	釋思想言論自繇	一六
篇三	釋行己自繇明特操爲民德之本	六五
篇四	論國羣小己權限之分界	八九
篇五	論自繇大義之施行	一一一

羣己權界論

首篇 引論

有心理之自繇。有羣理之自繇。心理之自繇。與前定對。羣理之自繇。與節制對。今此篇所論釋。羣理自繇也。蓋國。合衆民而言之曰國人（函社會國家在內）。舉一民而言之曰小己。今問國人範圍。小己。小己受制國人。以正道大法言之。彼此權力界限。定於何所。此種問題。雖古人之意。有所左右。而爲之明揭究論者希。顧其理關於人道至深。輒近朝野所爭。樞機常伏於此。且恐過斯以往。將爲人羣大命之所懸。不佞是篇之作。所爲不得已也。所言非曰新說。但字內治化日蒸。所以衡審是非。裁量出入。稍與古殊。非爲討本窮原之論。難有明已。

與自繇反對者爲節制（亦云干涉）。自繇節制。二義之爭。我曹勝衣就傳以還。於歷史最爲耳熟。

而於希臘羅馬英倫三史。所遇尤多。民之意謂。出治政府勢必與所治國民爲反對。故所謂自繇。乃裁抑治權之暴橫。治權或出於一人。或出於國民中之一族一種。其得此治權也。或由創業之戰勝。或席繼體之承基。而其人常非所治者之所愛戴。然其臨下之威。民不欲忤。而亦不敢忤。特於厲己之政。時謹戒防而已。蓋民生有羣。不可無君。願君權不可廢矣。而最難信者亦惟君權。彼操威柄。不僅施之敵讎也。時且倒持。施於有衆。夫弱肉強食。一羣之內。民之所患無窮。不得已則奉一最強者。以彈壓無窮之猛鷲。不幸是最強者。時乃自啄其羣。爲虐無異所驅之殘賊。則長嘴鋸牙。爲其民所大畏者。固其所耳。故古者愛國之民。常以限制君權。使施於其羣者。不得恣所欲爲。爲祈嚮。其君所守之權限。其民所享之自繇也。其得所祈嚮者。有二塗焉。與其君約。除煩解繞。著爲寬政。如是者謂之自繇國典。國典亦稱民直。侵犯民直者。其君爲大不道。而其民可以叛。一也。立國民之代表。凡國之大事。必其君與代表者互諾。而後稱制。二也。前曰有限君權。後曰代表治制。夫君權有限。歐洲諸國大抵同之。至代表治制。則不盡然。近世樂尙自繇之民。所汲汲勤求者。其端在此。或舊無而求其制立。或舊有而求其完全。自人類不可以無君。而兩害相權取其輕者。則所期不過有其一尊。而不爲暴已耳。過斯以往。非所圖也。

自世運之日進文明也。民又知治己者不必悉由於異己。而與之反對爲利害也。則謂與其戴其一而君之。何若使主治之人。卽爲吾所任使而發遣者。脫有不善。吾得以變置之。夫惟如是。而後政府虐民之事。可以無有。而國民之勢。乃以常安。輒近各國民黨所力求者。皆此選主任君之治制。而前所謂節損君權立之限域者。又其次已。彼謂鰓鰓限制治權。其事無取。夫治權所常憂其無限者。以出治之君之利害。與受治之民常違道也。乃今出治之君。與受治之民。爲一體而同物。一體而同物。故出治者之利害。無異受治者之利害。國家之好惡。莫非其民之好惡也。夫國固何嫌於一己之好惡。而常防之。問天下有施暴虐於其一己者乎。固無有也。故使君受命於國人。而其勢常可以變置。則雖畀以無限不制之治權。猶無害也。彼之權力威福。國人之權力威福也。而所以集於其躬者。以行政勢便耳。是謂自治之民。惟自治之民。乃真自繇也。夫如是之思想。實五十年以來吾歐講自繇者所同具。卽今大陸之中。持此說者猶至衆。若夫去泰去甚。謂五洲治制。其甚不善者固不足存。乃若其餘。限其治權已足。則政家之中。所不多觀者矣。

人之有所短也。常以不偶。而隱常以志得而彰。惟哲理與政論亦然。夫當夢懷民主治制之秋。徒稽古而向慕。則有謂民主之權。不必憂其無限者。夫非至當不刊之說也耶。卽或以法民革制之日所

此所以必
明羣己之
權界

爲多悖人理爲疑。然於前說不足遂搖也。彼將謂其時行事多出於一二人之僭私。非國憲既立之效。夫叩心疾視之民。發狂乍起。而以與積久之專制爲讐。則逆理不道之事。誠有然者。不得據此議前說也。乃浸假民主之治制立矣。於是論治之士。乃得取其制。徐察而微譏之。何則。於此之時。固有事實之可論也。爾乃悟向所亟稱自治之制。與所謂以國民權力治國民者。其詞義與事實不相應也。雖有民主。而操權力之國民。與權力所加之國民。實非同物。其所謂自治者。非曰以己治己也。乃各以一人而受治於餘人。所謂民之好惡。非通國之好惡也。乃其中最多數者之好惡。且所謂最多數者。亦不必其最多數。或實寡而受之以爲多。由是民與民之間。方相用其刼制。及此然後知限制治權之說。其不可不謹於此羣者。無異於他羣。民以一身受治於羣。凡權之所集。即不可以無限。無間。其權之出於一人。抑出於其民之太半也。不然。則太半之豪暴。且無異於專制之一人。

夫太半之豪暴。其爲可異者。以羣之既合。則固有刼持號召之實權。如君上之詔令然。假所詔令者。棄是而從非。抑侵其所不當問者。此其爲暴於羣。常較專制之武斷爲尤酷。何則。專制之武斷。其過惡常顯然可指。獨太半之暴。行於無形。所被者周。無所逃虐。而其入於吾之視聽言動者。最深。其勢非束縛心靈。使終爲流俗之奴隸不止。於此之時。徒制防於官吏之所爲不足也。必常有以罔衆情。

時論之却持。使不得用衆同之威。是其所是。制爲理想行誼之當然。以逼挾吾小己之特操。甚或禁錮進步。使吾之天資賦稟。無以相得以底於成材。必隳然泯其品量之殊。以與俗俱靡而後可。此壓力之出於本羣者。所爲大可懼也。是故以小己聽命於國羣。而羣之所以干涉吾私者。其權力不可以無限也。必立權限。而謹守之。無任侵越。此其事關於民生之休戚。與世風之升降。實較所以折專制之淫威者。爲尤重也。

此自其理而言之。則亦人人所共見。顧於事實。問權限之立。當在何許。社會之節制。小己之自繇。必何如而後不至於衝突。則古人於此無成說也。其有待於審立。幾無事而不然。今夫民生之所以日休。而人道不至於相苦者。在人人行事有不可叛之範圍耳。交際之地。重者則邦有常典。下者雖刑憲所不及。而毀譽加焉。然則國法清議之用。必何如而後與公理合。此真人事之最重最亟者矣。從往事而觀之。向所謂是非之公。舍一二最爲明顯之端。無確然可據者也。曠觀千古。無兩世之從同。橫覽五洲。微二國之相合。而一時一地所號爲經法者。他時他地。且詫以爲奇。然則是非之至無定。可以見矣。所足怪者。常人於事理是非。恆若無所疑難。一似自有人道以來。其然否無不脗合也者。視其國所用舊法。皆言下而其意已明。卽事而其理已足。如是之妄見。幾天下之所同。其所以然無

他。由習俗耳。蓋習俗移人之力最神。故古人謂服慣爲第二性。夫豈僅第二。視爲第一者有之矣。惟以習久之成性也。故制爲是非。以相程督。每徇情遂事。無所猶豫於其間。且人人視其義爲固然。於己初無可思。於人亦所共喻。此其蔽所由愈堅。而爲終身不解之大惑也。輓近游談之士。自擬哲家。每云折中人事。準情勝於酌理。一時風行。目爲摯論。夫準情。則一切證辨推籀之事皆可勿施。故其論言行法則也。各本一己之中情。以期天下人之同彼。不悟是所謂法則者。既不爲眞理所折。中初不過一人之私好。就令同之者多。得所比附。亦不過一黨人之私好。以云天則。過乎遠矣。乃自常人觀之。則若一己有好。而又得衆情之已同。此於公理。已爲至足。平生藉宗教所傳示者。以定是非。別善惡。宗教傳示。有不悉及。則以衆情之同異爲從違。卽其紬繹經文。解析神義。亦捨此無他術焉。是故常人之心。所爲美惡毀譽者。非眞理也。恆視其靈臺所受範之外緣。其所謂理者。非理。其成見可也。其迷信可也。其所以媚俗可也。乃至媚嫉傾害之隱。虛憍氣矜之隆。與凡其心之所畏欲。無不可以爲理者。夫畏欲不過關於一身之私。而私之當理與否。更無待論。使所居之羣。有貴賤之等衰。則其國所謂禮義者。大抵從守位別尊而起例。此如古斯巴坦之與希臘。今美洲田主之與黑奴。乃至天下之王侯庶人君臣男女。皆私權之所由分。卽禮法之所由立。此各國貴賤分途。各主是非之大

古者是非所爭
不爭自繇
之公理
者獨宗教
耳然宗教
自繇無實
行者

略也。

社會之好惡。抑社會強有力者之好惡。遂本之以爲其民言之科律。其或不率。則邦有常典。野有常譏。行之既久。雖有先知先覺之民。其爲慮出於其羣甚遠。莫能辭而闢之也。所斷斷者。特一二節目間。見其所操持。與舊義不相得耳。卽言好惡。彼將言社會宜孰好而孰惡。至問人人之好惡。何以宜律以社會之好惡。非所圖矣。或社會所舊有者。彼心懷其異同。則思易其舊者使從己。至明好惡之端。宜任人人之自擇。所未暇也。若夫近古豪傑之士。據最高之地。所守正而爲議純。累挫不衄。至必達其義而後已者。吾於宗教之士。僅乃見之。故吾歐宗教之爭。最足開自繇之理想。且於此見求心所安者。其道爲不足恃也。蓋惡異喜同之情。在真誠篤教之家。無問所守何宗。未有非其心之所安者。卽宗教變革之初。其始發難。爲不受羅馬公教之衡輓。顧其黨同伐異之情。所謂真教惟一而不可二者。新宗與所攻之舊宗。所懷無二致也。逮憤爭之餒旣衰。而異宗門戶。有各立。無全勝。於是退而各守封疆。其中單寡宗門。知其勢不爲衆附。乃轉於向所攻闢者。執崇信自繇之義。以求自存。然而小己得以抗社會。而社會不得侵小己之自繇。所奉爲天經地義之不刊。與天下人共質其理者。歷史中獨此事耳。彼謂宗教之義。首於不欺。而崇信自繇。爲人類不可奪之真理。故信奉。依。乃

權界不清
故上下交
失

一人本願之事。斷非他人所得干涉者。此後世宗教自繇幸福之所由來也。雖然人類不容異己之意。實根性生。至於所重之端。斯其不容尤至。故宗教自繇之義。雖徧列邦。而實見施行。幾於無有。此必待民視宗教爲無足重輕之事。庶幾其義有實行時。每見篤教之家。於崇信自繇一語。用意皆有限制。或寬於威儀。而嚴於宗旨。或容諸異派矣。而於羅馬舊派。則實不能容。或異說雖所並存。而必信二約之爲神授。或所容益廣矣。而眞神天國之說。則不可謂誣。總之使其人於所崇信者。猶懇切而精誠。其期人同己之情。未嘗或大減也。

吾英所與他國異者。其民清議勢重。而邦典柄輕。國制分立法行法二大權。小己私家行事。二權罕得問者。問則怨譴興。顧其爲此。非必以自繇公理也。亦其心以爲君民利害相反故。至謂政府權力。卽斯民權力。政府好惡。卽斯民好惡。則民猶未喻其說。假其喻之。將小己自繇。受侵於政府之公權。無異其被劫持於清議。但以此時民情言之。使操執國柄之人。取一民之私計。向爲國家所不過問者。欲以法整齊之。將其反抗之情立見。至其事爲國法所當問與否。彼則未暇辨也。故民情如是。雖爲上之人。有所忌而不敢肆。顧民用自繇。則未必皆得理。其陷於悖逆者。時亦有之。政府之於民生。孰宜任其自然。孰宜取而裁制之。亦無定程也。由是人各用其所私。是見一利之當興。一弊之當

塞。或則曰。此而不事。將安用政府爲。或則曰。吾民寧忍無窮之苦。況慎勿以柄授官。彼將因之以爲虐。其爲異如此。每遇一事。見前宜歸官權與否。國人輿論。黨別羣分。而各視其情之所趣。至於公理立大法。定事權所屬。宜官宜民。能得其道而不相牴牾者。少矣。又以公理大法之不明不立也。故論事靡所折中。而二義之失常相若。每有官所不宜問者。乃請之官矣。亦有政府所當爲。而議者反譏其逼下。故大義不著。故二者交譏也。

夫不佞此書。所以釋自繇者也。卽所以明此公理立此大法者也。問以國家而待人民。以社會而對小己。何時可以施其節制。何事可以用其干涉。或以威力。如刑律之科條。或以毀譽。若清議之沮勸。則將有至大至公之說焉。今夫人類所可以己干人者。無他。曰吾以保吾之生云耳。其所謂己者。一人可也。一國可也。其所謂人者。一人可也。一國可也。干之云者。使不得惟所欲爲。而生者。性命財產其最著也。然則反而觀之。凡國家所可禁制其民者。將必使之不得傷人而已。所據惟此。乃爲至足若夫與人爲善之義。云欲爲益於其人之身心。以此干之。義皆不足。吾曰彼必爲是而不爲彼。夫而後爲善良。夫而後乃安樂。夫而後爲明理而合義。彼不吾從。諫之可也。勸之可也。與之辨可也。垂涕泣而道之。無不可也。獨至逼挾而畀之以所苦者。大不可也。逼挾而畀之以所苦者。必其所爲勢不

人格不備
不得自繇

可。遂。則。害。人。而。後。爲。合。是。故。一。人。之。言。行。其。不。可。不。屈。於。社。會。者。必。一。己。之。外。有。涉。於。餘。人。者。也。使。其。所。爲。於。人。無。與。於。是。其。自。主。之。權。最。完。人。之。於。其。身。心。主。權。之。尊。而。無。上。無。異。自。主。之。一。國。也。有。言。之。若。甚。贅。而。又。不。可。不。言。者。則。自。繇。之。義。爲。及。格。之。成。人。設。也。若。幼。稚。若。未。成。丁。（成。丁。年。格。各。國。不。同。經。法。二。十。五。歲。）舉。不。得。以。自。繇。論。但。使。其。人。不。爲。他。人。所。顧。復。外。患。已。孽。悉。可。害。生。則。皆。爲。未。及。格。者。此。自。文。明。之。社。會。言。之。也。若。夫。渾。沌。狃。榛。之。民。其。一。羣。無。及。格。者。雖。以。爲。皆。幼。稚。可。也。夫。人。羣。進。化。本。其。自。力。最。難。故。當。此。時。而。有。竄。聰。明。之。元。后。則。出。其。化。民。之。具。以。鼓。進。之。是。固。不。可。以。前。理。論。何。則。其。心。固。出。於。至。仁。而。文。明。之。幸。福。至。難。致。也。故。待。野。蠻。之。衆。舍。專。制。之。治。且。無。可。施。而。辨。所。爲。之。合。義。與。否。者。必。從。其。後。效。而。觀。之。此。所。謂。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者。矣。自。繇。大。道。之。行。也。必。其。民。以。自。求。多。福。而。益。休。而。事。理。以。平。議。而。益。晰。者。若。前。之。民。幸。而。其。主。爲。阿。克。巴。（有。明。間。主。印。度。之。大。蒙。兀。號。英。武。明。聖。）爲。夏。律。芒。（隋。唐。世。法。蘭。西。英。主。）則。雖。建。對。天。之。義。爲。無。敢。越。志。之。君。師。蔑。不。可。者。乃。若。其。民。有。辨。理。審。言。之。能。事。是。固。可。自。奮。以。漸。進。於。無。疆。之。休。如。是。使。爲。國。者。猶。用。其。干。涉。曰。惟。吾。令。之。是。從。否。則。刑。罰。加。之。是。惟。民。行。有。關。於。他。人。之。利。害。者。可。耳。至。於。一。己。之。事。而。不。徒。於。公。理。爲。背。也。而。其。羣。之。不。進。可。以。決。

今夫論辨之事。使但衡其玄理之是非。而不計其事實之利害。則其議易爲。雖然。不佞不爾爲也。不佞之論自繇。且將以利害爲究義。凡論人倫相繫之端。固當以利害爲究義也。特其所謂利害者。必觀之於至廣之域。通之乎至久之程。何則。人道者。進而無窮者也。今夫一人有爲。而他人顯受其敵。取而刑之。有國之通義也。卽其勢有不及刑。所謂清議者。數而毀之可也。禍人者。負之事也。利人者。正之事也。負者可得而禁之。卽正者亦有時可以強之。彼既託庇於社會矣。故其中之義務。如鞠獄。見證。捍衛疆場。徭役。道路。恤亡。救災。惠保瑩獨。凡民義之所宜爲。設彼而曠之。亦社會之所得論也。蓋人之受損於其同類也。不必盡出其所爲者。而有時或出其所不爲。不爲而損人。於法有可論。特論之宜加慎耳。大抵爲之而損人。可以法論者其常。不爲而損人。可以法論者其偶。則二者之差數也。人以一身而交於國。交之所在。法之所在也。小則所交者責之。大則其國責之。且有時不之責。而其義深於責。蓋不之責者。以其事爲社會權力所不周也。欲使自用其天良。而其人之將事愈奮。或周防之而所起之弊滋紛。此所以不之責也。當此之時。彼文明之民。其有所爲。莫不愈謹。蓋社會之責彌輕。其天良之責彌重。己之方寸。卽其國之士師。知其事皆一己之所自將。而同類之衆。雖欲繩檢之。而其道無由。凡此皆其不得自繇者矣。